



李晓光,陕西省作协会员,现居安徽合肥。在《诗刊》《解放军文艺》《扬子江诗刊》《草堂》《飞天》《诗选刊》《绿风》《诗歌月刊》《诗林》《青年文摘》《诗选刊》《特区文学》《安徽文学》《文学港》等发表作品。作品入选多部年选。

我从没有离开故乡

(组诗)

◎李晓光(安徽合肥)

孤树

揪心断肠的喷呐
把我和母亲
召唤回乡
葬完二叔
路过一个小院
母亲说要进去看看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落在老屋

几棵没有被风带走的苹果树
紧紧地抱在一起
多少也有父亲的犟脾气
那些被父亲用土抹过的旧伤还在
隐隐作痛,荒草满院
老了 还要结一树苦果

没被岁月之刀砍死的苹果树
让心有不甘的母亲
每次归乡都要唠叨几句
还是那么孤独啊
她多想把过去
一并打包带进城

分杈而生的槐树

在老屋前的荒土堆上
或生或死
从来没人关心它
分杈而生
多小的苗子呀
还佝偻着腰
抱着一缕北风
就像两根鞭子
抽打着过往

喜鹊归巢
经过多年的分分聚聚
我和我的兄弟
在父亲的坟前
也走到了一起
同根而生的幼槐
也长大了
一天天挺直了腰杆

不怀好意的锯子
总想把他们分开
没人知道
一棵槐树到底经历了什么
风一遍遍打着口哨
我和我的兄弟
相互交换着脚印

根 还在老地方

忘乡

在城里
许多人都在庆幸自己
成了城市的一分子
而很多和我本乡本土的人
都记不住他是某县某乡的某个村人
他们对扎根多年的城里人都这么说

记不住某村的城里人
有时和我聊天时
却争着说自己就是乡下人
很早就走出了那个村子
他们甚至想不起村里那条清澈见底
的小河

记不住小村的人
让我时时怀疑
他们到底是不是农村人

在城里
遇到同乡同根的农村人
我都羞于把自己的生辰露于人前
我怕他们再次惊诧
“原来您也不是农村人!”



董懿霆,四川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习作散见于《中国校园文学》《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少年报报》《当代教育》《星星》《诗歌月刊》《诗潮》等刊物。曾获第五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全球征文校园组铜奖(2021)、第十一届“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儿歌谣创作大赛学生组一等奖(2023)、第二届“青春·小作家”杯儿童新诗赛二等奖(2023)、第三届“青春·小作家”杯儿童新诗赛高年级组二等奖(2024)。

杏树花开

(外二首)

◎董懿霆(四川泸州)

先花后叶
它掏出随身携带的白手帕
一次次擦拭天空
让天空之蓝,让瓣上雨露
也和自己一样洁净
起风的时候,有人说春风心乱
不怀好心思
也有人说它心事起伏
心中藏春,忍不住荡漾
但是,一身洁白的它
暂时没有绿叶掩映和保护啊
很容易便被蜜蜂挑逗
而在早春过后不久
它会在山野自己把自己摇落
吐出绿色的小果子
急了,就脸色变黄,变红
和感到羞涩不已

小蜜蜂的烦恼

雨后阳光下
勤劳的小蜜蜂,有一丁点气恼
本来该它领取的一份美差
被蝴蝶提前抢着干了
看吧,花儿们多么不开心——
李花儿气白了脸
梨花带着泪滴
油菜花儿,脸部说黄就黄了
就连豌豆花也忍不住别过头去

半边脸紫半边脸蓝
一会儿又抹掉淡红色的粉底
至于桃花就更不用说了
羞红着脸,显得特别紧张
好像蝴蝶刚刚对她吼了一句
或者悄悄地对她
轻佻地说了一些什么

春野消息

天气转暖
土地开始慢慢变软
在冬天瘦下去的小径
逐渐苏醒
它的身旁,青草要说些什么
花瓣和枝叶要说些什么
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听吧,风儿就是春天长出的耳朵
它把听到的一切
转过头,又忙不迭地
全说给山野听

“平”说诗歌

平白叙述中的复杂况味

◎金 平

A走在大街上
一个人
B一个人
走在大街上
A戴着口罩
十二层
B戴着十二层
口罩
A急匆匆
往前走
B往前走
急匆匆

其实A和B
是一个人
这样写
显得人多点

——漠风《空寂》

孤独主题是诗歌的母题之一。李白在《花间独酌中》这样写孤独:“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以迎向孤独的姿态达致消解孤独而归于孤独中的自足。漠风的《空寂》中表现的孤独,则是通过让“孤独”与“写作”关联,将“孤独”赤裸呈现,最终让“孤独”归于幽默。

《空寂》所写的内容简单到了极致:一个人在大街上戴着十二层口罩急匆匆往前走。写,成为表现空寂和孤独本身。也就是说,没有对“写”的表现方式的设计,“诗”就不可能存在。诗人用“A和B”这两个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符号,将“一个人”进行了泛化处理,单数变成了复数,然而,这样的处理不过是诗人的表现策略,同时为诗歌设置了悬念。为了将“诗”固定在“孤

独”(空寂)这个“焦点”上,诗人将“一个人在大街上戴着十二层口罩急匆匆往前走”截断为三段,以“反复、回环”的方式对仅有的内容进行持续的“锻打”,仿若在进行“语言的游戏”,事实是引导读者对“孤独”(空寂)作观看,并产生疑惑。诗人设置的“语言的游戏”的确传递了“游戏的心态”,对严峻的“孤独主题”,以“游戏”的超然方式消解之,为诗的最后的幽默做了充足的铺垫;这种反向、迂回的“游戏”的处理方式非但没有回避孤独,反而将孤独的复杂况味更深刻地表现了出来。

诗的前一节,诗人对“A和B”的叙述是白描和客观的,诗人隐藏在“语言的游戏”中,到了诗的最后一节,诗人在“写”之中显现。“其实A和B/是一个人/这样写/显得人多点”。“语言的游戏”的“谜底”被揭开,诗人以“幽默”的语调说“这样写/显得人多点”所道出的孤独(空寂)才是致命的孤独,给人以猛然一击。幽默,是为了超然,诗人在超然之中完成了自我治愈。回头再去细观诗的内容,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大街的“空寂”可能并非“无人”,或许是“与我无关”的“人群”因为属于物化的“他者”而退场了;孤独的“我”“戴着十二层口罩”意味着沉默与失语,意味着自我主动的隐匿,并且意味着,孤独或许是病态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同样是一种病态;所以,“一个人急匆匆往前走”,就是对自我的一种疗治。这些,均隐藏在诗人平白的叙述之中。最后的“幽默”,堪称神来之笔。